# 天南逸史

天南逸史

起乙酉盡庚寅

唐王聿鍵

高皇帝之子封國河南南陽縣

王諱聿鍵因累囚鳳陽高墻中國變淮撫路振飛護之出至南中時鄭鴻逵鎮京口有武弁王姓者以三千金賂職方司王期昇欲得京口期昇遂詷鴻逵出鎮山東未去大清兵屠揚州犯瓜州乘勝臨江鴻逵聞風先遁挾王至閩

總兵方國安圍金華府

國安浙人左良玉標人也左夢庚投大清方南奔與
朱大典有隙因兵至婺圍攻亟月殺掠頗慘

桂王至梧州尋崩

王神宗之子也天啟末年就國衡州崇禎十七年張
獻忠破衡長世子次王子俱被害王僅與第三子安
仁及妃王氏馳永州第四子永明王即今上也為賊
所囚宣國公焦璉時為列校斬守者負之而馳追至
永州與王會是歲楚地殘破粵中稍安遂與蘄陽通

山諸王駢舟抵桂見靖江多不法聞新撫瞿式耜忠貞練達可倚大事遂順流東下以待之式耜至拜命受旨盡君臣禮朝夕視膳如家人未幾王薨葬於梧州之陽是為興陵廟號端皇帝

魯王稱監國於會稽

王諱以海崇禎十七年大清兵犯山東劉澤清鎮守山東兗州大清貽之黃金十萬澤清遂棄州不守大清兵入兗州執魯王王年幼詭稱妝兒見大清兵掠王抵中背忽流涕清人怪之旁有人曰此是魯藩八

千歲也大清兵月之三擊不中駭曰汝有大福吾不
害汝前有一少年女子甚嚴犯之不從死於牆下意
汝婦耶汝其埋之上因得脫渡江至台州至是紹興
起義陳函輝首先推戴張國維繼之迎王至紹即監
國位以明年為監國元年是年仍稱弘光元年

唐王即位於閩中
以本年為隆武元年
封鄭鴻逵為定虜侯
鄭芝龍先封南安伯至是封定虜侯并賜子成功國

姓以駙馬體統行事掌宗人府事

封皇弟某爲唐王叔某爲鄧王

拜鄭鴻逵大將軍擇吉授鉞至期大風雨駕既登壇

當授鉞時風吹所懸扁墮中鉞柄折爲二乘馬冒雨

還宮

閣臣黄道周與芝龍爭班列都御史何楷佐之尋道

周以督師出關楷請急歸離城甫四十里爲賊所傷

幾死或云鴻逵使之

詔

改福州府爲福京

以布政司爲行宮按察司爲芝龍第
太僕寺少卿萬元吉春坊庶子楊廷麟守贛州
曠昭巡撫江西大清兵劉一鵬統數百騎至南昌牌
先至昭即命士民出迎而身自扁舟遁去獨贛州不
下上命萬元吉督虔鄉紳楊廷麟等協力固守措置
有方人情大悅修分巡道治爲行宮累疏請迎車駕
幸贛以贛居山川上游不能仰面攻且左爲楚右爲
閩背爲粵東足以控制三面使四方豪傑知朝廷有
恢復大計也鄭芝龍力沮之不報

秋八月靖江王自稱監國於桂林

王故篡位者自立後其嫡嗣同其宗二十餘人上疏告訐天啓崇禎兩朝迄無寧歲王厚賄朝貴以故輒直王每下訐者于獄弘光元年南都失守王遂睥睨神器以楊國威爲大將軍推官顧奕爲吏科給事中臬司曹燁等皆俯首聽命推置僚署有差檄柳慶左右江四十五洞土狼標勇自稱監國

逆藩靖江王執廣西巡撫都御史瞿式耜囚之

逆藩作亂兵將東撫臣瞿式耜敵以大義遙謂之曰

西京繼陷大統懸于一髮豪傑眈眈逐鹿閫詔既頒何可自興內難為漁人之利靖江怒使促相入桂相即陰檄思恩參將陳邦傅防梧又止狼兵勿應靖靖再還桂平道井濟促相入俱弗應未幾靖提兵至梧相坐梧城中靖詔者促相入朝相曰王也而朝禮也詔者曰易朝服相曰王烏用朝服以常服朝可也靖知相不可奪一日延相語相未及靖舟拽上一小艇王宦官門正劉應科羅之護衛曹升持刃加相頸逼巡撫勅印相曰勅印可刃求耶桂推官顧奕遮相項

棧過數舟數什數起耜坐神趙定曰吾朝廷開府重臣若欲為帝曾廬陵漁戶之不若矣靖假撫軍令入署勒印撫軍家人疑有變奉勅印惟謹靖寔西撫與東督應而西府情形已達數週訊兵之羽飆馳矣用小艇挽耜上桂塞其艙竇不令見人但聽水石瀧瀧聲至桂閉於王邸耜日凝坐不與諸靖人語靖人亦無敢向耜語者王邸人進食未嘗食也先是五月中撫軍知靖藩必有變先遣標官徐高至桂林察其動靜高幼子得出入宮中至是嘗進饘粥云高後為坐

營掛制勝將軍印永厤四年殉始安王難

廣西遣人至福京乞師

初貂以上之立也非序不勸進請變防禦有素故處之泰然而夫人邵氏日夜啼哭因遣家人周文貫疏間道至閩賀即位并乞師曰嶺表居楚豫上游嶺表失則豫無所憚楚未得通天下事益不可為矣臣貂朝以死則粵中夕以亡豈惟一省之憂哉因陳靖江形勢有必敗狀上大喜

秋九月思恩參將陳邦傅討靖江克之

靖既遣師挾撫軍西兵驟與陳邦傅遇兵敗返桂耜九日猶着單紗衣請送衣送飲食俱不受二日促耜撫軍令調狼兵耜曰戴罪之臣昌敢蒞戎事瞑目不食求自斃諸靖人畏之送居劉仙岩距桂城五里許王符調狼兵不應外兵且急復延耜入請遠撫軍治耜曰戴罪之臣昌可再還撫軍治送勑印至耜免冠南面拜勑印而受之諸靖人為懾然復請蒞撫軍事不荅曰使數往返薄暮返撫軍治城中士民始帖然時湖南列校焦璉為粵西總鎮楊國威旗鼓撫軍授之

以計璉奉令惟謹陳邦傳慌兵應檄至璉夜馳城下入邦傳軍復邦傳上城陴守皆璉兵遂擒國威顧奕等次第就擒五鼓攻靖邸戒軍士第靖江出以安人心無擾厥明大定度師枕上三條六市之未驚也復戒兵將止重盡戚靖江數人而外無侵株是役也非撫軍之忠誠感人焦璉之速於反正何能崇朝若此至今桂人士頌撫軍功靖宗諸子咸感撫軍德於不衰

冬十有一月總河兵部侍郎路振飛入閩辦事

上以淮撫路振飛有舊恩下詔購訪募能訪致者賞千金官五品京官至是某訪得立授都督府經歷振飛相官其子太平錦衣百户復改兵部職方主事

帝幸太學行郊禮

十有二月詔親征

初六日登舟泊芋原驛二十二日發二十九日至建

寧駐蹕

遣錦衣衛康永寧如安南不克行

遣永寧航海借兵至明年五月回云風逆不得泊舟

望
崵望而返
附
隆武元年七月安南國貢使至使人衣冠頗類中國
差承但椎髻洗足所貢惟金龜銀鶴銀爐香絹等無
他異物
丙戌隆武二年魯監國元年 大清順治三年
春正月鄭芝龍方國安合疏薦馬士英
兩人皆士英門下也時國安營錢塘江上士英在營
中詔充為辦事官軍前辦事候恢復杭州復官

二月兩廣總制丁魁楚執逆藩靖江王歸之福京
委官總兵馬吉翔解至行在王病死從叛推官顧奕
總兵楊國威等伏誅
封丁魁楚為思恩伯陳邦傅富川伯以廣西巡撫瞿
式耜為兵部右侍郎用平逆藩功也晉司馬兼副都
式耜辭曰國家禍變搆難同室詎臣子稱功地西臣
辦西粵以功為不聽復授是職
以晏日曙巡撫廣西因輔臣曾櫻荐也式耜得代遂
東下放歌山水詩文相娛樂

遣錦衣衛同知馬吉翔招撫李自成軍

陞馬吉翔都督同知管錦衣衛事尋領勅招撫流賊
李錦錦即自成之姪也自成破京後大清兵追逼遁
黄州棄衆先奔馬為鄉兵所殺錦代領其衆同自成妻
高氏氏弟必正渡洞庭湖竄路山寨至是賜錦名赤
心封高氏為忠義夫人領勅往招之

督師閣部黄道周救徽州死之

道周與徽州大清將有舊大清將誘之黄因督兵三
百人長驅至徽已進險大清伏兵四出盡殲其衆轎

乘道周到郡送至金陵時洪承疇為南都內院勞慰

令之降大罵不屈不食半月被殺

三月帝幸延平府

建寧行宮閣臣蔣德璟所醫也即巡方署以湫隘喧

譁屢形責讓初一日移駐城外伽藍寺初六日登舟

十一日抵延平以府署為行宮

兵侍東閣陳洪謐在籍遣內官鄭金往促之不至

魯王遣行人林必達來

王遣必達同一武弁通書鄭芝龍芝龍上聞遂下詔

獄令百官廷鞫尋又命衛官呵詰、必達答責武弁以
王無勸進表也已而釋之、改必達福建督學御史
大清襲績谿、督師金聲死之
績谿居萬山中、四面皆峭壁、前止通一路遠三十里、
金聲營其中山上立十三營、以十三副將主之前路
以大亦扎營、防守甚固、會有已降大清鄉官黄澍來、
始說以天命、聲怫然叱之、澍即婉順、而陰間其上下、
於是各標離心、大清兵從寧國山中間道襲之、執金
至金陵、不屈、被殺、聲閤門十餘口、皆自縊死、洪承疇

雖殺聲既死屍猶立不仆比洪入院見聲形儼然衣冠危坐堂上洪大驚入內恍惚不敢出者數日其靈爽若此

四月錦衣衛百戶徐某至自雲南

雲南撫按及沐天澤交章稱黔國公沐天波造反有土司沙定周出奇兵撲滅之天波孑身遁去時有識者咸疑非實會一宗室任彼中通府力證成之遂詔天澤襲職定周授捕陞宗室僉都御史往督師錦衣百戶徐某前以宏光登極賚詔發雲南至是歸述所

親見云一土司反天波調定周兵往討定周不奉調
天波竊有移師意定周先發統本司勁兵突闖府第
天波僅以身免母妻及弟天澤俱被劫脅令其疏通
叛素墨曾為天波所糾以宿恨故為沙左袒翮又傳
聞天波遁出糾合各土司擒伏之周然地遠莫能得
其要領朝廷置不問
五月大清師渡錢塘江馬士英方國安降大司馬張國
維死之
大清師渡江馬士英方國安合兵奔至天台詢之土人

人云山西有路可通楚粤至滇闕者因士眾未集稍憩以俟山中有石橋恐敵人之來襲也命毀之橋中有石板板有文曰方馬之兵至此而上二人大駭以為此天意也遂留不去遣人至杭投誠貝勒大悅命阮大鋮遺之以書以異其禮兩人大喜即遣將押魯監國欲執之以贄所遣將至魯營即發病不省人事魯監國得單騎逸兩人至杭貝勒待之厚兩人遂擒魯王妃及其眷屬以獻貝勒復誘二人盡携眷屬及愛將銳卒入城中駐扎月餘貝勒治宴其將領四十

八人同時就戮因士英國安挾之入閩俱械一室士英日吟詩消遣忽一日引入洪塘與總兵數人俱被戮時有黑氣從西南來以為諸臣被戮猶有天變云張國維聞大清兵渡江謂知府王澧曰子有父母在可無死余國之大臣也義不得生暫欲薙髮以靜民難於是經理諸事三日畢從容縊死大清人重之

附

兵侍楊文驄者士英戚也乙酉夏道經蘇州乘亂取庫金二十餘萬子鼎卿以總兵帶孫街有兵千餘掠

取民皆無算又詭稱兵數萬要重餉朝廷不能應又

聪至行在語頗不遜大清兵渡江與田仰同居山島

中有兵一二萬同遣兵四百載幣帛數車獻貝勒投

降貝勒盡殺之田仰私送幣帛數車貝勒受之使田

兵居左楊兵居右以鐵騎千餘圍之盡殺田兵出圍

令楊兵下馬去其器械又次日以火砲四冲之亂箭

齊發一營為肉醬云貝勒至閣阮大鋮隨行至嶺上

口忽稱雷爺相見遂墮馬死雷名縯祚太平府人也

以孝廉仕至河間道因劾周延儒被黜者聖安朝六

等定罪為大鋮究死敵雷顯靈云

逸史氏曰金人破兩京死者寥寥宋遂以昌大清兵渡江是何死者之多也豈天之不祚明耶夫死有重於太山者張司馬輩是也死有輕於鴻毛者方國安輩是也有死非所貴者有仍氏甘為忠臣其何以光少康之烈也更有死不盡其辜者馬士英阮大鋮輩是也夫士英從君於昏刈忠藎於朝投賢者於遐荒而不之恤也委典型於散局而致之顛連也棄而抗抗而降罪浮於秦檜賈似道矣即寸磔之何足以雪

海內之憤耶

大清兵畧金華府閣部朱大典死之

大典守金華大清貝勒圍之出兵與戰殺大清兵數萬月有五日力竭城陷大典以家眷悉置樓上寘火藥筒於下火發焚樓滿門殉焉

附

大清兵破錢塘一云水涸一云二十八日夜月色甚明似有天意云

是年貝勒以諸將不竭力各責有差張存仁亦責三

報云

監國魯王還台州

魯王復還台州航海有疏自歸咎云向為諸臣所誤

上惘而許之然杭城失後錢塘拒守皆浙中諸將士

力闘無與也遡遶以擁立居首功即受鉞出師逗留

觀望歷冬逾春不敢越閫乃詔班師及錢塘師潰金

華繼陷無復抗衡者矣

附

大清兵追魯王海中忽見龍升天大清舟没水者無

算因此得免

錢塘師濟隆武君臣酌酒相慶嗚呼人之痿痹一至

此哉

誅妖人

貴州撫臣喻思恂疏稱弘光舊主流寓該屬王司詔

議奉迎儀注及遣副都御史周昌晉同內臣往謁尋

細閱疏中情形并詳詢賫奏人事多訛舛御史錢塘邦

芑等上疏止之已而思恂續疏言其詐偽詔即發處

決

台方士蔡鼎問諸大臣所存以方外服見封國師然所言庸鄙試以占策無一驗者

六月皇子琳原生

進百官秩有差手詔封鄭芝龍泉國公鄭鴻逵漳國公尋改芝龍平國公

盜殺閣部顧錫疇

錫疇流寓溫州有鎮將與督學相結取事例銀供餉諸生鼓噪總兵縛一二人殺之錫疇欲叅之總兵乃乘夜縛而殺之投屍於江子鎣遁免總兵者賀君堯

也

附

顧爲佟邦年門生邦之子爲大清嘉湖道瑩在署中

適君堯以賂佟瑺官瑩見之以告乃置諸法

秋七月詔殺總兵陳謙

御史錢邦芑劾其外構有狀逮下獄鄭芝龍力救不

聽尋殺之

雷州守將黃海如殺大清知府趙最推官李宣國

高州府義師逐大清所置官復其城

詔釋都察院僉都御史田闢於獄

闢河南人甲戌進士弘光中戶部榷稅虔州二月募兵入衛改都察院僉都御史置院事疏糾閣臣曾纓語連中宮上含怒未發也五月遣錦衣衛王之臣往閩其師并發月餉之臣迎合上意疏糾訛論兵冒餉遂下詔獄然兵籍皆寔餉又自辦上所給尚未發也衛臣王承恩婉轉辨白班行亦多申救者上怒不解至是以皇子恩得釋後大清兵至闢率抗節擁衆山谷崎嶇楚粵閩至戊子九月兵死

八月黃鳴俊退自衢州

督師閣部黃鳴俊久駐衢州忽退入仙霞關上怒其子職方司主事天俊從駕逮詔獄又命建寧府覊鳴俊鳴俊懼請奮勇自効尋繞（統）兵出關

皇子堯謚莊敬

大清兵入關御史鄭為虹死之

先是鄭芝龍力請旋蹕福京且云臣傾家相助可四十萬關固守决難飛渡上不聽芝龍歸又令繼毋赴行在力向中宮言又不聽决策赴虔詔宣芝龍商留

守事宜芝龍亦不止

詔改贛州為忠義府

時萬元吉楊廷麟協力固守夏又命吏部尚書郭維

經經理圍困經年士氣不挫故有是褒

大清兵襲汀州帝崩

二十一日駕發延二十八日抵汀州府大清兵踵至

建寧知府楊知畏延平道趙秉樞一路迎降隨征御

史王國翰以驚急聞上怒欲杖之次日大清兵至廹

從俱先遁上及中宮俱陷國翰同子都督同知涼武

死之

按科臣吴其雷疏云舊輔臣何吾騶領兵駐關門

大清兵至輒遁大清即假何兵旗號至汀州城中

未之知也半夜卒起犯駕帝自刎禮部尚書曹學

佺死之

桂王薨 即安仁王

王英明特達才畧過人有知人之鑑嘗曰居安寄社

稷臨難不奪大節者惟司馬瞿公一人每與人言必

諄諄辨論曲盡人意一日宴客罷夜半疾作急召瞿

式耜入付以後事執手流涕曰孤負先王顧王弟曰
國家事一聽瞿先生處分且自言其前世曰孤再生
伽藍面生第一羅漢也先生好順之言畢而薨式耜
哭之慟王太妃上之曰先生且休事皆賴先生先生
毋傷神如是乃奉王弟永明王嗣之即今上也先太
師平居嘗曰上乃漢光唐肅之流也天不祚明早奪
其年悲夫
九月大清兵破忠義府督師閣部萬元吉春坊庶子楊
廷麟吏部尚書郭維經俱死之

附

余至吉安遇山人李伯開述贛州事甚詳一時死難者甚衆余時欲急往桂林未及詳偶於舟中得楊翰林詩集有與家中書知其子在贛州某縣窮困零丁後因亂失其集良可惜也

十月桂王即帝位於肇慶

閩汀之變丁魁楚不守雄遂肇慶首臣何吾騶亦自閩遁歸香山大司馬瞿式耜在肇慶曰天下裂矣君可一日無君謂魁楚曰公制府帶甲五嶺豈坐視顛

危耶請急議監國時閣學大司馬呂大器自閩來學
永茂以大司馬守制亦至瞿曰監國永明王賢爲神
宗嫡孫桂王薨於梧生三子安仁王亦薨永明王儼
然衰經中天殆若有意焉十四日兩廣總督丁魁楚
大司馬瞿式耜迎桂王於梧州王三讓王太妃亦曰
此大事恐不勝任願先生更擇可者群臣固請乃至
肇慶府即皇帝位改元永曆是日和風旭日有五色
雲更有五色大鳥從南來集殿上士民懽呼咸謂中
興可卜頒詔楚滇黔蜀軍士謳吟靡不以爲再覩神

宗也初上至寶鼎寺禮肉身無量壽佛佛忽起立益
信桂王羅漢之語耳
兵部尚書呂大器兩廣總督丁魁楚入閣辦事
吏部右侍郎兼閣學大學士瞿式耜掌銓事推置條屬
有差李永茂守制不朝請
大清兵犯南海舉人陳邦彥死之
南海縣起義舉人陳邦彥兵敗被擒十月初一日大
清佟養甲令磔諸市邦彥且談且笑從容就刑神色
不變

十一月蘇觀生自閩逃來

楚師百萬戍鎮星屬總督何騰蛟方節制三面楚豫遼遠不及援虔贛州抗守經年析骸易子極其慘酷閩輔蘇觀生駐兵南寧輔車相依宛若泰越一閩汀變即撤兵回廣虔州遂不守矣

蘇觀生立唐王於廣州

觀生過三水不赴肇以監國諸公不與議諸公亦以觀生之棄閩棄江而撤江兵擅歸不欲與議適唐淮諸王航海至廣蘇觀生遂擁立唐王監國國號紹武

僉曰今上監國詔書頒發天下知有新君矣今復蹈靖江故轍速外氛也二百里內立兩帝自樹內鬩三百年國紀人披其葉而我刈其根矣奚止不利孺子王耶覲生不聽

帝自梧州遂肇慶

贛州敗書至司禮王坤趣上移梧州避之冢宰瞿式耜曰上之立也為祖宗雪仇恥為民生援塗炭正宜奮大勇以號召遠近今強敵日逼東人復不請旬自懦外棄門戶內釁蕭墻國何以立爭之不得遂移梧

尋遂肇

東都設兵科給事中彭燿

大學士陳子壯書達瞿冢宰力請馘蘇而趣兵東上遣彭燿泣諭之曉譬倫序監國後先國家仇讐利害甚悉曰上神宗嫡胤弈然靈光大統已定誰敢復事且聞虜纔陷強敵日夜之引兵西下勢已剝膚不協心戮力為社稷衛而同室操戈此袁譚袁尚之所以卒併於曹瞞也公受國家厚恩乃貪一時之利而不顧大計天下後世其以公為家何如人觀生大怒戮燿於

市集兵向肇燿號東人舊爲秦令有能聲

兵部右侍郎林佳鼎帥師伐東郊敗績死之李明忠走東兵將西上遣佳鼎督兵請東郊時有白旗賊新就東撫觀生用以拒命賊海殺狡猾善水戰詐以數十舟降林林不設備遂以火礮焚林舟林焚死總兵李明忠登岸陷泥中幾不免

鄭芝龍以福州降大清

芝龍欲出降弟鴻逵子成功力阻之不聽既降貝勒詷其親從俾離左右尋發遣赴燕都惟狎客陳鼎隨

之去芝龍妻日本人以兵死成功樹殺父報國旗至今出没海上時成功年十三歲或云二十歲

十二月大清人入廣州殺唐王及蘇觀生

先是九月二十日漳州府降大清貝勒分命副摠兵李成棟率偏師取廣東以佟養甲督之惠潮兩府相繼下省會寂不聞也至　月十五日大清兵突至先遣十餘騎入城城中無一人拒敵者餘兵繼進琢乇城上閔日乃下十七日逼唐王自裁蘇觀生自縊宗室皆見殺

時潮州山寨私擁趙王佟李遣兵攻趙王即自鄧削
髮居光孝寺會陳子壯致啟事洩王寔不知也
廣州知府陸元璣受佟李指遣至立妙觀勸令投彖
大清兵犯高州大學士陳子壯死之舊輔何吾騶降
禮部尚書陳子壯初為佟養甲逼令雉髮尋悔所居
地名九江鄉集衆起義屢攻省城不克後奔高州李
成棟及擒歸被殺子壯以詞臣起義於端州九江鄉
衣甲器械無不精絕部伍士卒皆蜒户畨鬼其人勇
敢善發西洋炮以故殺敵不下數十萬尋開出為大

清兵所得佟養甲深恨之以木丸塞其口置於重臺
之上設祭三壇遣舊輔何吾騶學政袁彭年雜拜拜
詬碎磔之

丁亥永曆元年魯監國二年 大清順治四年

春正月帝幸桂林
大清兵薄廣城且急輔臣瞿式耜請視師督戰士駐
峽口以鼓士氣大清復據廣城司禮王坤趣上西避
之式耜夜棹小舟留駕曰我兵水陸皃至三水可上
下隘也爭之不得請身留肇宗人府朱容藩曰左右

所恃惟武韶一人武韶留守上行益孤亦不許上舟
西韶部署五日始發疾抵梧上西又五日吳丁魁楚
載於舟并蘇聘從梧入岑溪王化澄携中樞印去潯
州西上護蹕者惟瞿公一人而已上於正月抵桂武
韶部分守禦戒諭楚蜀各路征鎮粵西居楚蜀上游
東決不能仰而攻兵士雲屯湖南北立需
南寧太平出滇柳州慶遠通黔左右江西四十五洞
土狼標勇讋國家威惠三百年撫粵悉受銜槩足資
內備復疏請王錫袞文安之爲相周堪賡郭都賢劉

遠生為六部名給事丁魁時掌禮垣給事金堡素有

清直聲終削名遠

時草昧之初惟瞿公導養聖德脩紀綱挽人心布威

重抑權閹起用人望招徠賢俊為首務一時朝廷倚

以為重

文安之王錫袞入閣辦事

從式耜請也不書原官闕疑也

湖廣巡撫何騰蛟督川廣江諸路兵馬

式耜請也進閣學

大清兵入肇慶府兩廣總制朱治憪走

治憪字子晦浙江舉人有文學崇禎時為肇慶府同知驟陞是職至是終為佟李逼薙髮去

大清兵入梧州廣西巡撫曹燁降輔臣丁魁楚被殺

先是人傳大清兵取肇慶將薄梧蒼梧知縣萬思夔作一大木龜令人舁之號于路曰降敵者似此及佟李兵進薄梧州巡撫曹燁以春秋得雋者也因與櫬肉袒牽羊以迎曰燁不天不早事君使君懷怒以及下邑燁之罪若以罪不赦俘諸軍門亦惟命若惠邀

天之福茍保首領使得自新君之恩也即涕泣不敢
仰視李成棟笑而受之釋其縛焚其櫬兵入梧城萬
思夔大書曹燁姓名於木扁上置諸堂遁去時丁魁
楚以三百餘艘載黃金二十萬兩白金二百四十萬
兩入岑溪李成棟追及也殺而投諸河闔門無存者
大清兵入平樂府陳邦傅走
大清兵入平樂邦傅棄城走南寧 佟養甲改廣東布
政耿獻忠爲廣西巡撫獻忠陝西人初任金華同知
與朱大典同守府城歷升道升撫降大清授布政

二月帝幸全州

平樂報至司禮王坤又趣上幸楚瞿式耜上疏言勝敗存亡山川要害甚激切畧曰上不幸楚楚師得以展布自有出楚之期茲半年之內三四播遷民心兵心狐疑局促如飛丸翻手散而覆手合又曰在粵而粵存去粵而粵危吾進一步則人亦進一步我去速一日則人來亦速一日又曰楚不可遽往粵不可輕去今日勿遽往則往也易今日若輕棄則入也難又海內幅員止此一隅以全盛視粵西則一隅似小而

就粤西恢中原則一隅甚大若棄而不守愚者亦知
拱手送矣不聽
以兵部尚書瞿式耜留守桂林
式耜拏跪涕不可挽無已請身留桂遂勅耜爲留守
特賜尚方劍兼文淵閣大學士便宜行事各路悉稟
節制耜復疏請上暫蹕全州以扼楚粤之中内外兼
顧是奉威靈近奮氣而下粤土知法駕未遠踴躍以
恢東
三月大清兵犯桂林留守督師瞿式耜師師大敗之

大清兵從平樂直上桂林虛無甲兵留守連檄名焦璉璉別駐黃沙鎮聞檄即率騎三百人來時山水泛溢士卒俱從水中行百里水及馬腹至江無舟捜村落得漁舟二十艇士卒次第渡畢璉乃渡以三月初十日暮薄抵桂林留守懽甚撫其背而勞之如家人父子翼日遣人於太墟運粮而清兵數萬猝至一卒倉皇奔告氣急舌縮喘息僅属東西指曰虜虜留守笑曰虜至耶何張皇若是敵騎數十突入文昌門留守署在城東樓下大清兵已登城東樓一矢集留守

綸巾留守叱曰狡虜敢乃尒呼其璉璉即袒臂控弦提刀至留守門挽弓自下射一人顛大清矢集屋上或中免謁俾璉發數矢皆應弦而倒大清騎乃下城短兵接戰時城中乏食璉所統三百人方糜粥果猶不知大清騎兵已入閉城門餘騎由是不得出繞城起璉復殺數人騎復上城躍馬越城下奔大軍璉即麾三百人大呼殺出大清兵自渡江東未有抗衡者及見璉方錯愕璉引三百騎直貫其營左右衝突所向披靡自寅至午斬首數千級衝大清兵為三大清

復合之圍之璡入大呼殺入軍士無不一以當百呼聲振天殺數千騎戈戟所及血雨肉飛大清兵膽落留守復率士民擊金鼓隨之以助軍威大清兵大奔璡追殺數里大清兵遁去斯役也璡以三百人破大清兵數萬桂林得全論者謂南渡以來為武功第一

安國公劉承蔭遣兵次於桂林

先是留守疏請詔全徽兵劉承蔭從武岡入猶尊朝廷逐司禮王坤為竊天子權而比周鼎瀚為奉寺人鼻息雖重留守發兵數千援桂

詔晉瞿式耜武英殿大學士少師兼太子太師不拜
上遣官內召式耜入行在耜嚴敵甚備不敢奉詔以
守桂功晉官不拜登極覃恩晉官亦不報
張家玉恢復博羅縣大清兵至復陷家玉死之
家玉癸未進士廣州新會人也官侍讀兼吏科給事
中誓不降大清起兵海上沿海諸縣旋復旋失志不
少挫復恢博羅慷慨賦詩自分必死而大清兵追及
斬其首懸示通衢面如生
夏五月劉兵亂守將焦璉逐之

承蔭諸部至桂挾餉不出兵留守搜庫藏而外指囊
萬金夫人邠捐簪珥數百兵卒不肯出與焦兵主客
不和譁變擊關掠市而去

帝
幸武岡州改為奉天府
劉承蔭請以金吾郭承吳馬吉翔嚴雲從封伯御史
毛壽登駁參金吾無矢石功何得援邊例吉翔等疑
疏出劉湘客指周鼎瀚遂群噉承蔭逼上立下廷杖
旨縛壽登湘客及御史吳德操給事萬六吉於行在
午門外朝請臣亦跪午門外伏地不起申救乃免四

臣俱落職承蔭益横遂攬大權挾天子幸武岡留守瞿式耜疏留蹕全陽曰日聞郊祀禮成即圖移不知將幸桂林耶抑幸武岡辰沅耶夫上原以恢復兩粤為心不徒西粤未恢未可移駕即東粤未恢亦且當駐全也不聽竟移蹕武岡專官再促留守入直留守不奉名

大清兵再犯桂林留守督師瞿式耜帥師大敗之遂復陽朔平樂

大清遣恭王孔有德淮王耿仲明治王尚可喜取湖

南諸府進取廣西全州將抵桂林五月二十五日偵
兵變積雨城壞遂大闌入薄城下環攻文昌門史上
皆無人色留守理粮行首先史士時焦璉為流矢所
中血流至踵奮臂而呼督師撫按肘羽投石分門嬰
守用西洋炮擊中馬騎大清兵稍却乃出城戰擊殺
數千人自辰至午不及餐將士枵腹留守括署中米
蒸飯親分哺士卒益樂用命向晡雨未息暫收兵明
日復出戰璉奮刀直入橫衝其陣大清兵潰棄甲仗
什物而奔留守先令路將馬之驥伏于隔江聲相接

勢倍振大清兵初分路從間道栗木嶺來之騏待銃一決疾馳渡江運搠提韃連斃三人大清兵奪氣遂大北追殺二十里孔有德敗望虞山樹木皆以為金甲天神幾為焦兵所及自此不敢窺桂云

桂自三月之內危於清亂於兵留守從容指揮乃得底定璉久將桂得桂人心留守以國士遇之故獨得其死力璉乘勝復陽朔并下平樂

征蠻將軍思恩侯陳邦傅復梧州

時懷集縣縣丞徐定國向匿山中誓不薙髮至是引

兵復懷集縣廣西御史魯可藻督師復賀縣富川引
兵至平樂與焦兵合邦傅由賓柳復潯州大清大懼
巡按耿獻忠遁還廣州遂復梧
旌保桂功封瞿式耜臨桂伯焦璉新興伯式耜辭不拜
疏曰本朝封拜文臣自王威寧王新建外指不多屈
或憐臣死守孤城謂省會無虞不妨破格以行鼓勵
其如貽笑四方乎不允復疏報軍情曲折并告自劾
曰自二月十五日移蹕之後以迄五月二十九日凡
百有六十日矣百六十日之中遇變者二遇兵變者

一皆極危極險萬死而無一生之望者夷狄患難變故當前總辦一死守亦遂不生恐怖不起愁煩惟是臣之病不徒在身而在心不徒在形而在神身與形之病可瘳也心與神之病不可醫也又曰臣所倚恃者皇上皇上駐全猶有見天之日駕既幸武臣復何望再請返蹕全陽不聽

以魯可藻巡撫廣西

可藻和州人也以明經任新城縣有政聲考最升御史巡撫廣西留守敘軍功拜是職

秋八月劉承蔭叛降大清奉天皆陷大清人殺承蔭

勳鎮劉承蔭號鐵棍擁重兵頗徒闒然子女玉帛過

多愛戀恐失遂出降倡倉皇出走大清兵入武岡利

承蔭之資佯與結盟數月後召與歡飲遂殺之

大清人執吳炳

上之出也百官俱未之知輔臣吳炳以痁疾留逼之

薙髮投誠未逾月而卒

帝幸柳州

承蔭之降也城中尚未知上先知之因倉皇夜與太

后出走惟錦衣衛馬吉翔步從村落百姓皆獻雞黍土司知者以戎服迎駕獻金刀上皆慰勞之崎嶇險阻由武播越入粤瞿留守遣人間道請由古埿還象入桂上次柳州瞿留守極言不可他移一步滇黔地荒勢隔忠義心渙三百年之土地僅存粤之一綫返蹕收復號名聯絡粤師出粤以恢江贛楚師出楚以恢武荆再疏迎請極言粤西之山川形勝兵馬人情俱有可恃年時豐稔飛輓有資上三勑名留守不赴

督師閣部何騰蛟來桂林

督師何騰蛟新叅嚴起恒咸至桂南安侯郝永忠率兵驟至疑主兵不相容大不安留守加禮撫慰永忠信留守為之用宜章伯盧鼎亦至自楚留守復疏請蹕極言柳州猺獞襍處地瘠民貧不可久駐慶隣黔蜀南寧地逼交夷壤遠勢僻難圖中興不可遠幸邇來將士瞻雲望日以桂林為杓樞道路臣僚疲跰重繭以桂林為會極江楚民情尚以桂林為拯救之聲援騰蛟與永忠鼎璉等俱分防住汛可圖恢復不報

帝次象州

覃裕春子嗚珂與龍文明搆兵驚移聖駕倉皇跋涉
宛如武岡時會陳邦傅子禹玉以二千人送駕軍容
始備乃次象州

冬十有一月督師何騰蛟敗大清兵於全州

瞿留守曉夜籌調和主客集郝永忠焦璉誓於神前
刻期出師宜章伯盧鼎與滇鎮總兵趙印選遂各分
路駐全鼓勵坌浦勸餉捐輸轉運不絕督師何騰蛟
遂得展其武畧大敗大清三王之兵於全州斬級無
數得名馬駱駝而還諸帥連營而軍如天津閣道亘

三百里大清兵退出楚
帝還桂林
劉湘客作留守瞿公傳詳其事曰十一月上自象蹕
桂林自春徂冬公不惟治軍而兼治民身在危城念
切廷陛公曰所重者在外猶在內也司禮龐天壽七
月請催兵下梧久在粤舊司禮王坤被承廕逐者復
入自武岡至柳至象票擬皆馬吉翔手也公欲上攬
大權明賞罰嚴好惡親正人聞正言威德發行以服
遠近其政事之得失肇慶時爭而得者十之半茲爭

而得者亦十之半閣擬多改票借曰上意爭而不勝其勝者更十之九矣公嘆曰勲師巽懦觀望詎非朝廷之上處置無以服其心耶騰蛟再督師出全兵益不睦焦璉下平樂郝永忠壁興安公憂勞於密勿之間每日既無以挽政事之得失又無以戚和勲鎮之心在內在外兩無所得沁沁俔俔徒手奚補我五鼓肅衣冠而起黎明入閣夜分始歸處流極之運肅然如治朝也視上動靜審上飲食雖羮爪炊餅非時進上不食不敢先食家家凜凜操作猶孝子之事嚴親

也各路奏使延之入語計道路遠近給路粮江浙廣閩書使恒密周遠方蠟表月數至其遠人亦以桂為歸云

勑諭黔蜀進兵名入伏虎之臣

戊子永曆二年魯監國三年 大清順治五年

春二月帝幸柳州

郝永忠璧興安聲言被襲至關欲撤兵左右禁近即欲上遷留守瞿式耜曰不可督師警報未至營夜驚無大恐二百里外之外風塵遽使九五露處耶播遷無

寧日國勢愈弱兵勢愈難振民心皇皇復何依左右禁近益周章不止留守請曰無已俟督師歸果急甲士具立正宜觀兵督戰天威儼咫尺以鼓將士之氣若以走為策桂城危柳獨不危乎大清兵今日可以到桂明日獨不可以到南太乎反覆數百言上曰卿不過欲朕死社稷耳留守淚下且沾襟嚴起恒曰遲至厥明且議之五鼓留守備御用銀三百兩將進而乘輿已發矣是二月二十二日也

盜掠桂林

郝永忠闖賊李自成之左營也受撫後素不受約束先是總兵陳龍友集義師忠勇善戰屢挫强敵以二百騎候見督師何騰蛟永忠因襲其營殺龍友剛愎貪傲其天性也惟何督師稍制之前在桂林日與焦兵不相能留守曲為調和加禮撫慰永忠亦稍為之用至壁與安亦與永忠同心會有江西進士蕭琦留守知永豐時門生也為人貪壬以禮垣驟升司馬時居永忠營日夜求所以媚永忠者遂言桂林富饒留守殷厚趣永忠赴闕因聲言大清人刼營即撤兵西

上抵桂廵撫于元燁請老以堅壁閉城弗納而蕭琦詭以舊誼百計說留守納永忠比入城即縱兵搜括牛馬宣淫極其慘酷新興侯焦璉遣人謂留守曰强敵外逼奸宄內鬨勢不兩全願移師至桂保公出城駐兵城外俟永忠城中乏食必掠外即統兵四面攻擊不過數日而賊兵可盡然後以全為保障以梧為門戶協力居粤事可萬全留守以治兵相攻恐傷百姓且虞敵騎擣虛不聽至是留守以乘輿早發疾出送駕永忠即以數十兵遮留守車數十兵躪留守署

冠服束帶箱籠圖書咸被刼城中百姓奮義擊賊俱為殺傷留守家人假以何督師令箭救留守家屬得出留守裸體坐署中持令箭者逼留守登舟滇營亦自靈川撤　城中烟火高於樓櫓留守家人扶留守放舟三里樟木巷黎明少司寇劉遠生等至抵樟木港留守一日一夜不飲食惟嘆息不得送駕問上所在以身不能死桂林署為悵遠生等謂兵變倉猝急難着手請下朔平間催趣入援發檄遠近毋內恐檄地方紳士毋驚疑雞鬟檄一吏入桂息烟火收倉儲

毋為亂人所搬盜留守然之舟下三十里至市井人民屋立草檄分路四發明日留守小艇返桂城下俾知留守在也仍暫下陽朔璉兵續上楚鎮周金湯熊兆佐亦入桂城留守檄按察使僉事郃之驥部璉兵收視倉中餘米定人心二月初一日入桂廨舍零落滿城但暴屍骨火烟中燔炙氣耳留守令軍悉屯官舍洒除街路盜其從宮被擄似窶人者漸周給之太常卿黃太玄死於兵棺殮之桂城星星始有人督師何騰蛟自永寧至滇鎮胡一清統兵至璉自平樂統

兵至軍復大振

豫國公金聲桓建武侯王得仁圍贛州

聲桓雖為大清臣意嘗怏怏不樂為用及鎮江西副將王得功勸金反正金領之正月二十七日乘清兵將領官校俱集府治驟率兵圍之盡殲焉今百姓俱易漢粧稱隆武正朔草檄四出遠近響應江西全省俱復楚地震動獨贛州未下大清鎮守湖廣羅提督恐金兵趨廣欲先擞金兵於贛州徐觀勝負為何背遣人遺書曰人心未死誰無漢思公創舉非常為天

下倡天下咸引領企足日夜望公至但贛州東西要害山川上游公欲通粵則贛介其中公欲他出則贛乘其後計莫若先下贛贛下則楚地可傳檄定矣金以為然至是率師圍贛贛守將高進庫即前在吉安府父兄妻子為滇兵所殺者也又以先受師不肯下移書佟養甲謂贛為東粵門戶贛朝下則粵夕受兵贛城三面距山皆崇崕峭壁仰面萬仞勢難驟攻第列營固守城中乏食不及旬日東手待盡我為公守公資我粮先有大清官賫到採辦銀六萬兩養甲亟

借三萬兩給之
三月大清兵復犯桂林督師何騰蛟帥師大敗之追至
全州
郝賊亂後大清人意桂林空虛烏金王率兵數萬直
抵北門指揮談笑謂城可旦夕下瞿留守坐北門外慰
勞軍士勉以忠義何督師將校督分三面出胡一清
統滇兵從文昌門周金湯熊兆佐統楚兵從榕樹門
督師同焦璉從北門戰未合璉即奮臂顧左右曰璉
為諸君破賊單騎橫矛直衝其陣大清兵圍之矢如

雨下璉左右衝擊勢如游龍大清兵合而復散者數回撫粤將軍劉起蛟見璉被陷大呼殺入與焦璉合連殺數百人貫其營而出會胡一清從東至督師撫其背曰兒好為我破敵一清即躍馬奮擊殺數十人奪敵馬而馳一清好剪馬騣大清兵認為牛遇之輙曰此騎牛蠻子不易當也胡與焦兵合轉鬭而前金湯兆佐率楚兵橫擊之璉標下趙興白貴統銳師四面夾攻皆殊死戰白貴戰死大清兵大奔追殺二十里烏金幾獲北渡甘棠遁去留守於北門待督師還

交相勞苦是三月二十二日也督師遂列營榕江諸
師分大小兩路軍
桂當郝賊之亂監司府縣俱散留守悉令還署舍撫
順荒餘收拾破傷治簿書誠職守招徠撫字四野漸
集大兵日需粟數百石留守然髮爪辦之督師乃得
督兵出嚴關留留守上疏詣行在所候天子三宮起
居當乘興發桂壓宵裂矣留守獨守城傳者瀕凶上
欷歔下淚至是乃大喜知留守在也下璽書旌美遣
官慰視憔悴狀留守寸縷無遺賜紗緞為衣賜尚方

銀兩為飲食并賜精忠貫日金圖書一方皇太后賜緞銀與夫人邵桂林儼然一都會云留守恤死事軍士家為壇祭之焚白貴屍得箭鏃數升人皆駭曰此楊貴後身也

帝幸南寧府

上自柳如南寧留守念天子宵衣南寧蠻鄉不可久蹕日為上清蹕道請還桂督勳鎮將士直取全州促巡撫魯可藻下梧會東人有反正信令可藻繕兵若待敵者可藻自署兩廣舊例東撫稱制兼粵西西撫

稱撫留守曰方今武人多自署撫軍師一面牽制輙自命貽逺人笑周鼎瀚以閣部擅留守留守亦疏止之陳邦傅稱粤西世守牒西飛留守駁止之今日功進五等尚未裂土海宇剝削止粤西一隅為聖蹕之地楚滇數萬之師日需食輙曰犯擾豈老成憂國所隱料瞿留守身雖在外朝廷大綱紀無不力言極請曰臣與皇上患難相隨休戚與共原自不同于諸臣一切大政自得與聞廟議可否衆指所關本亂而求未治未之前有又念無講官經筵不御石室塵封何

由聞得失因手書八歲於扇而進之

附

趙臺順天人錦衣籍以武職改文階升南寧添設廵撫有才幹能得土司心會有湖州人胡執恭為吏部當該在先帝時隙邦傳因襲職與執恭有舊既而執恭至廣西在邦傳軍中邦傳之子禹玉因迎駕得近上票擬時下勑有拜君之賜於無窮句遠近笑之陳禹玉欲得南寧執恭佐之臺不讓日治兵相攻

夏四月大清將李成棟以廣東來歸詔封東安伯不拜

進
侯又不拜尋封惠國公

先是大清之下閩也前期鑄印時遣貝勒為大將其於粵固未之及也成棟以副將守吳淞貝勒調之隨征閩粵閩下令以偏師赴粵不意唾手得之將卒皆成棟麾下自為汗馬功高及佟養甲叙功疏下進兵部尚書假便宜成棟受其節制凡成棟所下地方委官署養甲必易之以是觖望形諸辭色養甲漫然不省成棟又遣大廳方某載寶賂於朝過江西地已反正扼之不得通密謀附和李兵號稱五十萬實十五

萬而戎兵鱗集於江廣者不可勝計陳子壯雖殉難其子中書齋生統舊卒居腹心成棟甚惧一日同署藩司袁彭年養子李元胤去梯謀之樓上三人相謂曰吾輩因國難去順歸大清然每念之自少康至今三千餘年矣正統之朝雖或有敗已必有繼起而興者本朝深仁厚澤遠過唐宋先帝之變遐荒共憫焉今金將軍聲桓所向無前焦將軍璉以二矢復粵西七郡陳將軍邦傅雖有降書不解甲天時人事殆可知也又聞新天子在粵西遣人瞻仰雲表酷似神祖將

相協和神人共戴若引兵輔之事成則易以封侯事不成則不失為忠義鬼是時兵餉之權在藩司養甲牒銀五萬兩彭年固勒不與以激怒其軍心舊將軍李明忠辱殺養甲之委署官以挑之有池州胡奇故從養甲辦事得授南雄知府及大清遣御史劉顯明廵粵至雄守將張某訐奇提問褫職閒游省會窺見端倪以告養甲養甲不捉一卒所親從皆成棟人也計無所出䖏出一示許士民復冠裳冀以先發得賒死而成棟已密製大旗二面刺靖虜安民四大字十

五日清晨遣人製去養甲所立總督旗而以新旗易
之養甲遂唯唯惟命時上蹕南寧成棟遣洪天擢赴
行在自陳謝罪請迎乘輿
時陳趙仇殺人心皇皇乍聞成棟反正之舉皆疑懼
百出天擢等皆舊臣降大清者力陳成棟出於誠懇
且述金聲桓反正江西事甚悉人心始安諸臣在粵
者爭往迎駕成棟遍播邏卒分道遮止惟耿獻忠在
梧州先得輸款詔下推歸附功亞成棟尋升工部尚
書以素與成棟家厚得不更置

五月大清兵圍南昌府

聲桓反正聲撼南北警報至北京大恐盡撤滿洲驍騎移檄遠近徵兵四集遣固山譚太劉良佐等帥師討江西時步兵二十萬騎兵十萬水兵十萬舟萬餘艘牛車駱駝西洋炮等無算舟尾相接浮江而上金鼓聲振亘三百里大清出師之盛前此未有也

大清聞聲桓圍贛州欲亟趨往救有獻救韓伐魏之策者因走江西突圍南昌初聲桓反正時推舊輔姜曰廣為督師奉益藩世子守南昌精銳盡撤以行姜

固文士不嫻將畧卒被圍大惧不知所為

豫國公金聲桓圍贛不克師還

先是金聲桓愛高進庫才欲降之令軍士不得放炮日增壘堅壁為久困計及南昌警至王得仁先知之計曰吾聞兵法制人不制於人今莫若秘其警報不令人知督三軍之士銳志攻城贛乏食不知外救不出三日可卜必下贛下一師守贛一師入粵粵知贛破必從風而靡然後西通西粵右守嶺表大清兵知贛破粵下必解圍向贛而我以逸待勞戰則勝守則

固南昌亦得息肩間出以絶粮道數十萬之衆可殲於旦暮若攻城垂破而撤兵去之强敵在前贛來其後此危道也獨不見寧王之覆轍乎聲桓以家在南昌聞警急不約王遽退師王軍士見金兵走不知故亦大奔得仁雖斬之不能遏贛師突出自相踐踏者數千人金抵南昌奮擊突圍乃得入城自此江西府縣復為大清所有贛亦間出取吉安府而南昌遂成孤注矣

聲桓已入南昌得仁率兵二萬直趨九江姜曰廣以

檄名之得仁曰九江據長江要津以吾守之未易猝下公輩引兵徐出東西撓擊內外夾攻此犄角之勢若復棄要害入孤城譬猛虎入陷阱此成擒耳曰廣不聽一日夜檄數十至得仁嘆曰此不過欲得仁同公輩死耳遂撤兵西上大清以舟師阨諸江以萬騎持勁弩架西洋炮阨諸路得仁首先士卒轉鬭而前斬首數千奪輜重火炮什物無數城中亦出兵相應乃入城大清人遂屠九江城中老弱婦女殺掠殆盡

六月留守督師閣部瞿式耜犒師全州

前月二十七日督師何騰蛟乘勝復全陽上疏報捷不肯自為功曰為皇上以信臣用臣者惟瞿式耜一人也至是初三日瞿留守方病暑往全勞師諸軍列營全城外數十里旌旗蔽雲日大師咸帕首弓刀伏馬前無不曰無瞿公無以有今日

金聲桓王得仁以江西來歸封爵有差

金王反正半年高稱隆武正朔後有舊臣至述閩陷廣立之詳始改稱永厤至是反正報至瞿式耜疏請慎選持節大臣往諭聖德彼數年不見天子其號令

置署茍緩急失宜褻朝廷而失遠人心憂正不細少司冦劉遠生固秦人久於節鉞有威重名且聞江右咸望遠生來疏入不報尋封金聲桓豫王得仁建武伯

惠國公李成棟攻贛不克

先是江西反正贛州不從聲桓攻圍三月困敝欲會北兵突至南昌聲桓急退師至是成棟頓兵南安信使往復迄無要領逡廵退卻

帝幸肇慶府

四月中李成棟遣舊臣洪天擢等迎駕上意未決勳鎮陳邦傅等亦固請留守輔臣瞿式耜疏請駕幸桂又疏駕勿遽東其略曰興陵兩載陷風塵成棟令地方官葺陵殿巍然天壽彼數年想見天子漢官一旦奮不顧身家具移山趨海之方更非有所疑也但事權號令宜歸於一茲軍功爵賞文武署置決於成棟若歸於朝廷則事權中擾閫外不能專制聽之朝廷則徒虛擁且楚黠雄師百萬騰蛟翹首威靈如望雲霓聖駕旣東軍中將帥謂皇上幸新復之地成棟亦

有邀駕之嫌號令既遠則人心渙散再疏令簡討蔡之俊入迎又疏令給事蒙正發迎上再疏曰前日粤中未復上宜駐桂以視楚今日江廣反正則宜駐桂以圖出楚事機所在毫釐千里吏部侍郎吳貞毓請幸廣城成棟適自嶺還師上遣使勞軍成棟備法駕進御用嚴護衛自梧州迄端州轉百里皆為結綵旌旗與樹色相藹映甲兵與日月而爭光千里間樓船相屬極其壯麗連日天氣和朗帝駐雞籠山有景雲護覆留守瞿式耜築三亭於上以志其瑞碑文至今

存焉復有黃龍現於海口呂宋遣使入貢甌邏巴國人進圖讖上大喜成棟親幸將士築沙堤議改兩廣軍門為行宮留守瞿式耜命少司寇劉遠生謂成棟曰天子天下主也爵賞征伐出自天子天子又與天下共之脫上駕此爵賞征伐人疑天必有私隱今寄政不可不燋也指揮進取奚能如意成棟曰然遂罷脩兩廣軍門仍以肇慶府為發祥正位之初都

太后中宮俱駐端州

詔加成棟太傅總管七省行軍大司馬

附

時從上艱難者頗自負五蛇功而成棟意不懌也盡
用其素所私暱常為大清官者布列內外又用其乾
兒河南賈元胤門幹吳之蕃掌錦衣衛事凡百不出其
門下并不經其題授而得官者必捕繫之

惠國公李成棟師收郴州

是月分兵三萬往湖光郴州先是佟李進取廣西不
克差辦事瞿紹祖往河南乞師監軍兵部侍郎佟養
和即養甲兄也以兵少不克發紹祖三往乃撥禆將

田起鳳統兵五千來援行至郴聞變止頓成棟欲并其衆計遣一介可折箠使耳然意在縱兵擾民時從韶郡分兵三萬取道樂昌宜章往招起鳳起鳳以師來歸往來騷屑一方不勝困敝云

附

有潘名世者先投大清任梧州府推官反正後改保昌知縣成棟過嶺有養馬卒病付名世畜之卒有所索不遂成棟敗歸蜚語云知縣誚若不能殺韃子只會殺百姓成棟怒以他事呼之至斬之

時閩粵多盜鄉民多結寨自守廣州有一寨下臨河成棟舟過戲謂起鳳曰試往攻之起鳳登寨民懼發炮擊斃成棟怒厲衆攻毀之屠其民掠其資

## 李成棟妄殺廣州府良民八百餘人

時成棟得自專恣縱兵劫掠有士人衛姓者家頗温其隣黨相謂曰兵若至須協力禦之俾勿逞已又醵酒告神一無賴嫌酒薄告成棟為合謀殲若等問何以為驗其人卒無以應漫語云凡內裾緞幅短一截許者其黨所用以自別也成棟怒即欲屠城會日已

暮各官長跪請雷雨又大作始頓及凌晨邏卒四出掩得即戮之妻子飲泣皆不知所坐云衞姓身被戮籍其家

盜殺潮州知府凌犀渠等

叛將車任重賊殺道臣李某潮州知府凌犀渠海陽縣知縣桂岳任重故武弁後入綠林丙戌冬就撫隸王承恩帳下為中軍官佟李至授為潮州府鎮反正後李某從大清肇慶道犀渠由大清南寧知府岳由懷縣知縣並調令官比抵任岳出任重所部卒不避

道直前衝突岳怒執而笞之解府府責之解道道又責之任重怒唆衆兵詭稱山寇至入三人署擒殺之

秋八月閣臣路振飛錦衣衛康永寧總兵汪某來朝從

閩航海至行在

閣臣晏日曙兵部尚書蕭琦相繼去

盜殺兵部右侍郎劉季𪾢

季𪾢吉水人父同升丁丑狀元以劾楊嗣昌奪情謫官家居後以起義官至閣部封廬陵伯卒謚文襄季𪾢從義師丙戌任翰林待詔繼入廣西至今官戊子

五月統衆至郵縣遂所置官而居之已而衆散己丑
三月還行在尋出有群盜來就撫統之至樂昌四出
剽掠禁之不止反為所殺

九月定興伯督師閣部何騰蛟復永州又入衡州
先是七月初十日騰蛟統勲鎮曹志建等圍永州城
内食盡殺民間男婦供養時舊紳劉興秀鄉居大清
官力致之覊城中首被禍已而男婦皆盡九月二十
日大清兵突圍走至衡州大清將卒望風遁二府皆
復將佽長　會志建不奉節制還屯永之龍虎關騰

蛟因頓兵

冬十一月惠國公李成棟次贛州敗績

時為太清守贛者高進庫柯某故隷左良玉麾下與成棟相締盟前此六月遣使捪之約以逾秋北救不至當輸欵至是成棟厲氣攻之軍中火具盡擕以行鍬鋤等器盡多方促辦又慮過嶺無舟苛執人夫畀過梅嶺即士人亦不得免道路死者頗多及抵贛日已暮附城而士卒飢成棟氣驕益甚莫敢為言者丙夜城中鼓角齊鳴大清兵突出成棟策馬先奔士卒

爭竄所賚帷帳器械大小礮盡棄不顧靡有存者

李成棟殺佟養甲并劉顯明

養甲於崇禎年間詭名董英由提塘起得至總兵弘光時賄馬士英提塘南直鹽法贏積過多貝勒至攜之入閩因令取粵反正後封為漢成侯帶閣御至是成棟敗歸以宿恨且慮有他變頤指朝廷以公差遣出夜半襲而殺之顯明則大清所遣以巡粵者并將官劉某係遼東人及同差兵部某等成棟皆分頭捕戮之

時又有大清內官李元培賫銀六萬來粵採辦養甲於內借三萬兩給贛州元培以其餘進上得入司禮仍拜成棟為叔李元胤及吳之蕃弗善也力詆之成棟出師日入陛辭即於御座旁掣之行上愕不敢問太后遣內官出問故且挽之成棟不聽又肆慢語而出

督師閣部堵胤錫復湘潭進攻長沙不克

胤錫統李赤心等恢復湘潭縣赤心桀驁甚至營中稱高氏為太后及其疏稱自成為先帝胤錫皆隱忍

聽之不以上聞且請封為興國侯高氏弟必正輩封伯者十餘人統衆至湘潭縣屠其居民長沙俱因協為大清守故弗克

十有二月執大清人李紹祖歸於桂林誅之紹祖瞿留守同年進士也降大清任楚撫守永州何騰蛟攻圍七旬城中食盡軍士以男女為粮猶堅守不下有馬廷鸞者明朝縣令吳郡太倉人也時亦陷城中與紹祖居守騰蛟獲其子不殺廷鸞感恩由是城中動靜纖悉皆知大清之援兵遂絕紹祖始降滇

營解至桂林留守流涕讓之曰汝素受國恩奈何生為背叛之人死為不義之鬼今日復何言紹祖曰天下人皆降大清豈獨紹祖也留守曰天下人皆不為紹祖大清其如我何紹祖辭窮遂磔之

遣使名弋陽王不至

弋陽王江西宗室也大清兵至入建陽者從英德縣之浛光殿逆流而上為陽山縣連州連山縣達於湖廣地皆深林峭壁人喜用炮炮卒不用手携俱背負而發輒命中郡王入土人擁護之成棟屢攻弗克反

正後遣科臣洪士鵬往亦不得入七月有宣忠伯王
承恩請行遂命賫敕往十二月與王遇於陽山然衆
皆居奇得自恣不聽王赴闕卒不得其要領而退有
標下彭鳴京鍾某羅某願統其衆數萬隨承恩出自
効亦不果用
乙丑永厤三年魯監國四年大清順治六年
春正月李成棟殺宣忠伯王承恩
承恩大興人世襲錦衣指揮僉事甲申出為福建都
司隆武即位累官管錦衣衛事加今秋至是彭鳴京

等願為之用又故中丞田闢有衆數千亦願隨之承
恩妄意求功名成棟聞之忌且怒初八日兩舟相遇
於英德成棟邀過舟歡飲至夜闌佯醉即席手刃之

李成棟殺東閣大學士朱由槸

由槸江西宗室壬午鄉薦廣東教諭丙戌鄉試充同
考官十一月受紹武給事中尋改翰林院侍讀至是
入閣出自上命成棟亟命錦衣衛捕繫瘐死獄中

大清襲湘潭督師閣部定興伯何騰蛟死之

騰蛟貴州人以孝廉官至楚撫左夢庚反逼之同至

南京騰蛟不從自投江中流四十里足下如有物負遇救不死大清兵至糾合其鄉健勇稱滇營并統曹志建等崎嶇湖南粵西間戰功甚多一時翕然稱中興名佐至是同總兵馬進忠輕騎馳赤心營會師攸長沙日已暮駐師湘潭會進忠師已離城所統止馬養麟五百人大清總兵官徐勇得李紹祖子密報遣驍騎五千昏夜入城養麟馳騰蛟隨馬遂見獲舁至營多方誘降不屈死之

詔贈何騰蛟中湘王予謚

騰蛟既死大清并擒其夫人及其幼子二人皆大罵
被殺上聞之大慟輟朝三日贈謚蔭其子文瑞為中
書舍人文瑞後歷任兵部侍郎永厤五年病卒於行
在
大清人屠南昌豫國公金聲桓建武伯王得仁大學士
姜曰廣死之
南昌被圍忽有一道士至自稱雲水真人能輸運倉
粟役使鬼神且云合城人宜茹素戒殺自有天兵來
助非惟解圍又能破敵姜曰廣試其術信之由是戒

中有飲酒殺生者皆重罰之百日不出兵大清兵因此合圍增壘至百日後道士自言曰我奸細也為大清進士現居某職汝輩不降必遭屠戮矣城中人大怒車裂而食之

南昌三門傍山大清人皆掘重塹築墻門沿江則以漕艘闌截江面聲桓兵不得出發炮皆軼墻外或突江中城中升米數金易子析骸之慘等於睢陽自夏徂冬日夜渾戰至正月大雨連旬城磚爛大清以西洋火炮照城發之城皆震裂聲桓知不可守使匠為

數棺闔門親屬漢裝坐其中四面縱火自焚之

王得仁統死士三百殺出澹臺門大清兵斃者無數得仁不知所之

逸史氏曰友人何松石令南昌余與季弟西游屈指八十有五甲子矣每追往事淚簌簌下南昌城外有廣厦撫軍解石帆建以治兵者也壯麗過於滕王閣而秋水長天落霞孤鶩殆與閣景相埒歲在丙子春夏之交時值鄉試群英咸集郡人時華萬茂先執牛耳與盟者一百七十二人皆自以為

振衣千仭濯足萬里與日月爭光者也孰意時異
勢殊改革之際殉難殆盡矣姜太師殉難後余復
過南昌道取吉安知己零落寥寥數人耳又復四
年學士郭守止以憤死於平南王之師選部蕭伯
玉以憂死於金蓮山中若萬風后輩皆遭時不偶
骨化魂銷俯仰之間俱成陳跡豈不痛哉友人為
余道南昌忠烈事甚詳豫國公人才皎皎見人默
無一語建武伯遼東人髮五色人俱稱為王𥜥毛
善談論有謀當反正始有識者勸聲桓直趨楚地

與何督師夾水而軍表裏山河必無害也聲桓不
聽南昌被圍建武侯欲扼九江絕餉道姜督師不
聽二策不用遂絕中興之望矣兩粵失守落魄遊
羅定州遇紹興人金芳為大清羅定州知州其兄
芬在平南王尚可喜幕府與謀議二人在先帝時
曾居袁崇煥幕中芳以創敵功授靖安縣二尹得
交於忠讜舒魯直家宰熊文舉詢魯直近事則以
姜瓖盡節于大同者也嗚呼忠義之氣何獨鍾豫
章若此哉余歸同一傖父路途悽愴無復生人之

望十一月二十二日遇家中遺族姪起莘候余并季弟一九詢諸江右同盟之贛州路遇二孝廉俱易姓名者前揖勞余因閱季弟所寄札遽咋舌曰此皆起義諸君子也畀之勿高聲余笑而謂之曰不佞豈畏死者顧諸君子安在哉孝廉曰曩者金王之難諸君子各懷靖國之安是以受禍俱烈今其存者十之一二又皆或譎或隱無有安然食息於茲土者忠義之氣之死靡他是以屢躓而不悔也子之南昌試往觀焉余終阨於傖父不得見

二月惠國公李成棟征贛州行之信豐卒

時江西警報日至成棟麾下各大鎮俱戀粵東繁華不肯出師成棟獨以其屬行且愧且憤又恣睢殺戮人莫敢近次信豐夜聞鼓譟聲成棟甚醉倉皇上馬無一隨者渡江溺水死三日後有鐵人鐵馬浮於水面始知成棟死也朝野傷之蔭其子元胤為南陽伯

逸史氏曰余從先太師在朝無仕宦情好詢前言往行成棟雖武夫儘有過人處敬先太師瞿稼軒李愬之於裴度也信學憲袁特卯呂布之於王允也

慕黃門金道隱董卓之於蔡邕也三濟　西事雖不行志可尚哉先士卒援南昌命雖不延心可嘉矣又謂朝廷功賞不宜濫文武執掌各宜分言官直氣宜奬進錦衣不得預內閣機務駸駸乎有古大臣風闖賊肆虐成棟深恨李赤心爵列五等牧游之力居多成棟弗是也成棟亡部曲益不振嗣後喪師失地宮府諸臣欲倚牧游以傾異己遂借蹕東粉刑書先太師悉其寃直書四年朝事致牧游君側恨之廣西由此困矣至於恣睢直戇不無

有之記者著其大不遺其細若曰驕泰以失可不信哉

夏四月大清兵入衡州又入郴州

三月大清時鄭王至長沙府四月陷衡州續陷郴州時李赤心分布各營屯駐郴州及諸屬縣一聞大清兵至不暇返顧望風奔竄大清兵追之至龍虎關而止

三月督師閣部堵胤錫來朝

胤錫道經龍虎關寄宿民寨曹志建遣卒圍之幾不

免、會志建以保昌侯晉永國公中書廖某賷印至為和解之、得達行在入閣辦事、三日復有督師之命、志建、鄞人也、字光宇、世襲滄州衞大清兵入京師合家死王事者九十三人、堵胤錫為長沙太守與志建善、謀招兵、志建薦州將楊國棟為將、楊後有功晉武陵侯、胤錫亦晉閣部、督永貞營、志建為楚將、恢復舊地得楚粵二十餘縣、晉永國公、即以所得地為食邑、老營駐龍虎關、忠貞故起群盜、所過殘虐、戊子秋騰蛟恢長沙、檄忠貞援江西取道龍虎關志建恐疾引

兵還騰蛟由是遂困時亂錫復督忠貞營入衛井壐木刋志建疾之設兵隄防遂至格鬬亂錫為志建所獲强留月餘會有江西宗室朱謀烈舊認志建為父在志建營乘曹堵不睦欲陰搆之於中取事亂錫夜逸匿故御史何某之子何圖復家志建復率衆往索圖復不與圖復家近猺獞貲財富厚素能撫集猺人遂與志建戰志建誘殺圖復破其家圖復二子脫走猺獞恨志建入骨志建之銳卒亦盡矣大清兵橫行湖南遂無與抗者惟守道州二十餘縣而已後志建

言及此事甚悔恨幾至墮淚誓殺朱謀烈
忠貞營師次德慶州
李赤心至行在移屯德慶州時江西陷沒已久行在
猶不聞會兵部侍郎程峋抗節深山至是赴闕因命
賫勅趣赤心兵往援中途猝遘赤心赤心佯稱大清
兵已逼當亟入衛因自為殿而以子女行裝托峋護
之先行比入界口守將張某利其輜重輒發炮從卒
急言之不應發炮斃峋赤心既至屯德慶州聲言清
君側之惡行在震恐遣胤錫力解之乃已

盜殺兵部尚書程峋

峋吉安府進士舊任蘇松糧道去任時招兵三百人攜歸江右日與隣里私鬪姻親郭祥觧之隆武丙戌授惠潮添設巡撫盡室至粵西至是攜家至忠貞營并胤錫家屬及兩家輜重放舟東下守卒利其多財殺而取之兩家殲焉

詔誅楊弘達

有董姓伯爵者陝西人也上命鎮羅定州取道德慶見程峋被殺以上聞將領楊弘達不戒軍士奉勅勸

之董以礮碎楊三百舟弘遠伏誅亂兵殲焉

滇將趙印選來桂林

印選滇將也初大清人入南京時印選同胡一清王承祚出滇勤王至江西吳浙已盡為大清有遇大清將高進庫與戰襲其老營盡殺其父兄子弟進庫憤戰益力破滇軍三人走湖南投閣部何騰蛟己丑正月大清兵湖南執騰蛟於湘潭楚地盡為大清有三人相謂曰吾儕以勤王出滇因國破君亡暫依何閣部今閣部死軍新破不可復振將死封疆乎則我無

封疆責將就降乎則當時之出滇者謂何桂林瞿留守仁慈好士可與共當一面盡往焉收殘兵得萬餘宵走桂林留守大喜遣使郊迎但部署不嚴所過多行刼掠焦新興部將趙興好剛使氣怒滇營之橫遂治兵相攻殺滇兵四五人幾成肘腋之變留守急召新興與語曰國家危在旦夕方賴諸將軍協力同心共扶社稷豈容私鬬兩軍皆感泣焦新興斬興以謝滇將事遂得釋因進印選開國公一清興寍侯永祚寍遠伯留滇將守桂林全州是為滇營調焦新興守

陽朔
焦
璉殺其將趙興
死不以罪粵人惜之自白貴戰死趙興劉起蛟相繼
誅焦營自此遂弱矣

逸史氏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趙興是也始安所統焦兵最强敵至輒大創之何以知其然余至茅平菴僧為余道劉將軍起蛟戰於虞山下帶首級垂馬首下纍纍如貫珠當是時虜幾殲嗟乎此真將軍也獨白將軍以戰死趙劉二將以細過誅嗟

乎乃壞汝萬里長城不獨宣國之過也

新興侯焦璉治兵陽朔

逸史氏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雖天步艱難使各勳同心寅恭上下和睦即傾國南牧豈能長驅也哉焦宣國見余於陽朔舟中促膝而語淚簌簌下余與先太師語弗省也一日余讀范文正公傳先太師語余曰今日無地可耕有城必守余笑曰談何容易惟焦侯可符此意耳太師默然

七月新興侯焦璉開國公趙印選遣將王永祚同圍永

州

九月督師閣部堵胤錫卒於潯州

逸史氏曰乙未冬余同清凝上人避兵陽羨山中識公里次年春公長子間關至楚覲公余欽敬者久之通家吳二公子天石述公招忠貞營始末余喟然曰自成為率土大仇其部曲雖無罪獨不念朱全忠故事耶先生之志則大矣未幾余遊粵悉公事忠貞自蜀轉戰由楚至梧休息甲士初無入東粵志焚掠特甚行都近郊諸營凜凜焉是時貂

璫鹵簿柄政每用強鎮之勢脅天子復借天子之權制朝士大抵故崔胤智也武岡則以劉承蔭潯州則以陳邦傅東粵則以李成棟而朝中之士又各植朋黨爭門戶楚人袁彭年丁時魁蒙正發秦人劉湘客浙人金堡舉朝側目稱為五虎皆海內名士素以先太師為景行自附於正人之列至於凌爍宮府侵軋同僚所恃東諸侯也吳人吳貞毓張孝起吳霖朱大鯤燕人于元燁蜀人程源趙昱豫人朱謀烈等皆朝中矯矯者遼人馬吉翔上

之倖人也北人夏國祥以士人為內侍者也俱心
恨五人并忌東諸侯陰以陳邦傅為朱全忠李茂
貞不勝則寄徑於游牧而藉忠貞以佐邦傅故救
游遽入朝邀忠貞入東東人曰力圖中興以東土
為行都是誰力也若邊臣提兵咸入衛糜東土不
能也竭東土錙銖不能供億游牧不能應移先太
師稼軒書曰上有密勅東人握君於掌一朝不戒
生劫入舟朕不復有東土之望惟卿與瞿先生圖
之先太師得書知斯語非上意復書云吾輩不力

事封疆聽人皐牢而起釁端非社稷之福也公無可奈何未幾薨公長子先以疾夭於忠貞營中公之家屬死於德慶州亂兵蜀人武陵侯楊國棟每向余悲之公之夫人獨留家困頓特甚今里中故國士大夫有過而問焉否也萬里孤忠骨銷塵土今日為公敘其事不可謂無緣也已

庚寅春余圖入蜀不果悶甚先太師手持一編至曰此堵太師手蹟也子世治春秋少有異才堵太師數年之精神於是乎在曷為之正之堵死不朽

矣余受命正其疑而删其繁蕪凡兩月始畢封滇事沸先太師又曰春秋於弑君之賊污其宮豬其室先帝之變忠貞是由堵牧游儼然錫其子姪何歟　余唯唯嗚呼華弑殤公後有忠貞世其家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亦春秋之義歟抑時勢艱難以毒攻毒不得已之心未易與人道歟第李赤心勇於私鬪怯於公戰仍寗寗之故智牧游不省依以為重猶童蒙之鶴云

大清兵破梅嶺治兵中寨

大清耿尚二王將下廣東駐師吉安府命贛州守將
高進庫為向道之枯樹大清兵舉火焚之引師屯中
寨贛州大清將柯某以六騎逐我兵四百餘人謂進
庫曰南雄即日可取也高謂柯曰南雄破當與我四
千金柯不應因此不進余從大清寨中閒遊至行在
語大司馬曰譬賊人已入門戶主人猶堪熟睡耶不
聽
永國公曹志建遣人報捷
大清定南王孔有德至衡州馬蛟麟先期攻道州志

建與戰敗遂出白金二十二萬兩置營中令曰斬一級者賞銀一錠軍士爭先赴敵殊死奮擊大清兵大敗斬首無筭蛟麟却走志建遣人獻捷

冬十月寶豐伯羅成耀戍南雄次於梧州

大清兵在中寨舉朝震恐命羅成耀戍南雄府為禦敵之計成耀畏懦止韶州不敢前韶與南雄尚隔數十里也

十有一月忠貞營至梧州李赤心死

先是流賊李自成破北京沿邊鎮將無不望風而靡

獨吳三桂世鎮關外不服自成欲往攻之軍師宋矮子云皇爺去皇爺不利三桂來三桂不利自成不聽出師至山海關與吳兵戰吳兵敗宋矮子云明日午時數當大凶宜收兵回京又不聽是晚矮子忽失所在次日巳午間忽見塵沙山起聲如雷鳴軍士色戰自成大驚不知何故方錯愕大清兵突至自成兵不能支大敗而奔至紫荊關遣將唐通（通本朝降清者）守之通復降大清

自成至陝西稍收部署殘兵尚五十餘萬而大清騎

三千猝至自成曰來何神也遂發兵圍之三日三夜自成欲伺其動靜方勦滅之人馬寂然不動而大兵已至三十騎從中奮起金鼓齊鳴左右衝突內外夾攻自成復大敗奔自湖廣至江西屯兵九江山中或曰黃州忽一日單騎出至民寨為鄉兵王姓者兄弟所殺存兵尚三十餘萬自成兄子李錦賜名赤心號一隻虎同自成妻兄高必正左營郝永忠等十八人俱至湖南隆武元年馬吉翔往招撫不從後督師何騰蛟堵胤錫招撫之各受封號為忠貞營至是楚地

已失計無所出佯入衛粵西郡縣受其荼毒陳邦傅與之聯姻冀藉其力以傾東勲殊不知放虎自衛也師次横州止焉赤心死高必正統其衆其部下將領岳侯某病死於梧州淮侯劉國昌出懷集或曰降大清或曰死矣兵散横州屬南寧府界在南潯之間

冬十有二月王承祚張明剛敗績於永州

永州三面距河我師以陸師臨其一面大清帥李東斗堅守五月食盡兵疲不肯下是月十二日會孔友德兵至啣枚疾走遶出河外乘我不意襲取老營我

兵自相擾亂遂各逃入山谷棄甲兵而走百姓甚恨
滇營之擄掠也爭縛而獻諸大清惟焦部將張明剛
全師而還瞿留守頓足曰吾蓄銳二年一朝奔潰豈
天果不祚明耶嗣後出偏師以恢者不可復問而粵
西門戶岌岌危於累卵矣

大清兵入南雄府屠之羅成耀逃自韶州伏誅
既屠南雄西上羅成耀棄韶州至廣城會輔臣何吾
騶輦餉至行在中途成耀刼掠密救李元胤討之元
胤遂於席間斬之以正失守封疆縱兵刼掠之罪

郝尚文以潮州降大清

逸史氏曰余里人某朝行在道經閩中見尚文述潮州事云尚文之子同在南京未降時遣人已通馬部院國柱矣至是遂以潮州降

庚辰永厤四年大清順治七年

春正月帝幸梧州南陽伯李元胤留守肇慶南雄報不守成耀棄韶州行在震恐駕舟西上給事中金堡爭之不得瞿留守疏曰粵東水多於山雖良騎不能野合自成棟反正上有鹽宇財賦繁盛十倍

於粵西衣甲糧餉內可自強外可禦敵材官兵士南北相襟制勝致王可操券而求也且肇去韶千餘里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亦何待勤王兵四至傳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以天下之大止存此一隅退寸失寸退尺亦尺今乃朝聞警而夕登舟不知將退至何地疏再上而蹕移肇抵梧矣百官踉蹌就道提督禁旅都督同知南陽伯李元胤慨然曰百官皆去將委空城以待敵耶獨堅守不去

杜永和出奔海口復入廣城

先是鎮守廣東江寧伯兼管兩廣印杜永和棄城奔海口李元胤移檄責之永和復入廣州為堅守計

盜殺廣西巡撫魯可藻

新興侯焦璉遣兵討劉成玉成玉奔龍虎關永國公曹志建誅之

時可藻丁艱居舟中永國公榷稅有劉成玉利其貲欲刼之可藻竊聞即放舟赴行在適舟柁壞不能行成玉兵猝至撫標下趙玉已與成玉同謀遂無禦者刼掠一空宣國公焦璉聞之怒即遣兵討成玉成玉

奔永國公營兩國公幾治兵相向余時在恭城致書
永國勸解之志建杖殺成玉事始解
述史氏曰嗚呼天下安制在相天下危制在將將
相和則士卒豫附非獨將相然也將與將亦然中
興永國宣國皆有將略永勤而氣隘宣勇而力踈
小人間之遂至兵敗身衂豈不悲夫劉成玉平樂
隸也為永國公榷稅時趙玉惠國公蒼頭為撫軍
旗鼓官兩人始相好繼相惡也撫軍入兩今皐牢
中成玉釁撫軍於永國而撫軍不之覺也以永國

於己石交也庚寅正月十日余送清凝上人東歸見撫軍撫軍大言欲經畧東南謀寄徑龍虎關余因見永國語甚異余曰宋時李忠定公出撫河東以幕中多士遂致將相之情扞格終於無濟矣文士且敗事況羣小諛佞輩乎永國公善余言而成玉遂以十四日提兵　撫軍矣宣國聞變即日發兵抵平樂余在恭城致書永國曰方今天子蒙塵強敵四逼惟藉群國公固廉藺之交繼桓文之烈乃忘君父之大仇脩細人之微隙天下後世以為

此何等舉動哉永國悟兵始解宣國兵皆土著粵人心歸之永國兵皆楚人以何圖復故猺獞士民恨焉是役也兩人之搆既釋兩國軍士益力門戶如水火矣嗣後大清人襲曹營借猺獞之力大清人襲平樂將士不戰尚疑永國軍嗚呼蕞爾一隅將帥如此尚何言哉

新興侯焦璉帥師入衛璉以討劉成王故帥師東下遂赴行在

滇人孫可望入貢

可望後賜朝宗名流賊張獻忠養子也獻忠破蜀屠殺殆盡盡收蜀府金銀載入錦江為川將楊展截殺重貨悉沉江中突入貴州病姓時李赤心歸順可望慨然曰吾輩汗馬二十年破壞天下張李究無尺寸而大清安享漁人之利甚無謂也我當歸明朝力挈天下而還之一雪此恥遂率眾入雲南會沐國公天波為洞蠻所刼即提兵平蠻與沐結姻歸朝廷因封景國公

後武康伯胡執恭同陳邦傅、假堵牧遊令、擅封可望

為秦王、矯詔所載、崇之以監國、許之以九錫、推之以揔攬朝政、節制天下兵馬、事之以父師、朝宗傳檄四方定番侯皮熊首叅其不道、瞿留守疏請斬胡執恭以正欺君辱國之罪、可望亦知封王非出自朝廷意、至是遣人入貢黃金一萬兩、良馬一百匹、自上書請封、復以黃金四萬兩賂朝貴、高必正出疏爭之、閣臣嚴起恒亦堅執不許、由是怨二人入骨矣、

慶國公陳邦傅帥師入衛、詔杖禮科給事中金堡兵科給事中丁時魁、尋遣戍、削奪都察院左都御史袁彭年

翰林院侍讀劉湘客、遣戍兵部給事中蒙正發、時詞諫諸臣多矣、人意群輩伺權指攻所必去、會陳邦傳入衞、遂下丁時魁金堡蒙正發劉湘客詔獄、瞿留守聞報、上疏申救、謂中興之初、宜保元氣、勿濫刑、再疏爭之曰、詔獄追贓、乃魏忠賢弄權鍛鍊楊左等事、不可祖而行之、須勅命、四人罪狀皆宜者意、勅出忌者之手、留守封還、謂法天下之公也、不可以蜚語横加、開天下之疑、失遠近之望、凡七疏不報、詔杖金堡丁時魁、削奪袁彭年劉湘客、蒙正發亦復遣戍、

逸史氏曰、桂之亡也、奚俟庚寅之十一月耶、詔獄興、而亡于是在矣、武岡之難上馳太后中宮騎錦衣馬吉翔步從三日不得食、至一士人舍其士人供神宗聖像、與上貌類、上且拜且泣、士人有夢有天人降其家、諸天人悉從、有二學士侍側、一鬍而魁梧者曰、此蘇軾學士也、一秀而傑瘦者曰此李泌山人也、士人師學士方以智識其貌類山人、奇之、瘖、因以自揣曰、當中南坐者、當今天子耶、跪而進膳、上受之、大駭、群鄉人環視、各具雞黍、吉翔慰

之、翌日土司車枯始來朝、庀器用具卒乘、進黃金刀、若吉翔者、真患難君臣矣、

吉翔侍上時窺太后、堡大怒欲殺之、大司寇吳貞毓當成棟反正時、勸上蹕五羊、又曰、縣令薦於成棟得賄八百金、成棟輕之、堡奏其事、二人之恨堡入骨、劉湘客貪丁時魁金給事刻意清操有所需輙來資於二人、二人有彈劾、或敲盲吸髓、則以金給事先之、袁彭年中郎、於神宗朝、東林苗裔也、反正後與東諸侯善、蒙正發給其鄉人每除降輙出五人手、每一令出、

五人自伐其功、遂為衆的、道路以目、上移蹕梧州、陳邦傅自潯州入衛、遂下四人於獄、而疏彭年、留守閱邸報、得堡疏、愛其文、憐其遇、至於泣下、七疏申救、而馬吉翔吳貞毓及朝士并恨留守、思中傷之、不遺力矣、

留守文臣、不嫻兵、凡所以彈壓勲鎮、號令諸軍者、惟曰借爵賞以勵將士也、從來勲鎮不得荐士於廷、是時馬吉翔秉政、督撫有疏尚稽遲、勲鎮荐人、朝疏而夕下矣、一曰藉軍餉以養戰士也、焦餉六萬、半食桂

林、潅陽入永國營、義寧入宂章伯惟靈田臨桂二縣督得專資焉、滇營舊為楚鎮、食楚地十二月之敗、金撫馬光匿穴中、餉道絕、趙即選訴之朝、司農牒二國之餉與之、錢穀之出入、并不在督府矣、嗚呼名為留守、不知何藉可守、號為督師、不知何師可督哉、自入桂以來、列校勳鎮、可以推腹心、共患難、惟宣國一人耳、印選又駈之駐平樂矣、又恐其復合也、每退師必曰焦兵來、桂襲老營也、自全退榕江、自榕江退木黎嶺、莫不皆然、夫以煢煢一桂、捍江南半壁、剪其手足、

掣其肘腋、城無一卒、庫無一錢、雖武侯復生、亦奈之何、留守時為予言、淚簌簌下、可傷也已、欽宗之棄李綱也、出之於外、秦檜之殺岳飛也、罷其兵權今更仇讐視之、方面托之、委國於仇、委仇於敵、用之而即殺之、奸臣之誤國也、愈出而愈奇矣、

先太師以余善理財、余曰、蕞爾國、惟錢法塩政屯田三事耳、遂開錢局、月得二萬金、余意得請於朝東省行錢、則以錢易塩、以塩使民、地可漸闢、財可漸理、嗚呼、朝廷方困廣西、其肯濟廣　耶、即選一

日來小東皐忽發大言請餉恢永、余曰、全州無敵、奈何欲棄之而他圖乎、楚師數萬食粤地、師老則財匱、財匱則兵散、敵來何以應、金給事曰、今日敵至、諸君其肯降耶、敵亦何屑受諸君等降耶、余曰、莫若三分現在之兵、一軍守全城、一軍衝鋒出奇、一軍屯田充餉、印選勃然曰、屯田須牛種、鍊兵須足食、衝鋒須堅甲利兵、方學士曰、努力向前、自有天授、趙默然、余因嘆曰、外患可禦、内宄難除、桂其殆哉、此庚寅八月九日也、嗚呼、一桂林也、在内則

馬吳諸臣、在外則趙陳諸勳鎮、日夜圖維、以亡桂為事、而以一老臣拮据其中、此實難矣、桂亡時、余遇李元胤於梧州、云朝士聞桂譽有酌酒稱賀者、

獨何心哉、獨何心哉、

趙印選自桂林逃、靖江世子及其弟鎮國將軍死之、

大清兵入桂林、留守督師閣部臨桂伯瞿式耜督楚師

司馬張同敞不屈死之、

十一月初五日大清兵大舉入嚴關趙印選胡一清

王永祚佯以分餉入桂林、擄江其空壁也、武陵侯楊

國寧武侯馬養麟方馳出山路單榕江、未見敵而四潰、留守發使趣印選兵出城、城中大亂、沿途驅掠、留守令戢不得城外賊兵雲飛鳥散水東門外烟火蔽天鳴鏑聲繞城、靖江王及綏寧侯蒲纓出走、王世子及其次子俱縊於宮中、留守方巾行衣、危坐署中、胡一清躍馬入署、曰至矣至矣、公上馬、且從一清去、留守曰去何之、從一清去、何如從留守、留守因舉杯屬一清曰、能飲酒乎、一清曰、今日豈飲酒時乎、遂躍馬遁、適總督張同敞自靈川回、過東江不入家、來留守

署、留守喜曰、我死不孤矣、敞曰、公將何行、留守曰、封疆之臣、宜死封疆、更復何去、敞曰、將欲得當以他圖也、公有命、敞敢不死、遂止飲酒、督標致遠將軍戚良勳牽三馬至、跪而請曰、公為擁戴元老、係國安危、身出危城、尚可號名諸勳、再圖恢復、留守曰四年忍死留守、其義謂何、我為大臣、不能禦敵、以至於此、更何面目見皇上、提調諸勳乎、遣之出城、復有家人泣請曰、當忍死須臾、次公子從海上來、二三日且至、萬里赴行在、乞一面而決、留守曰、我重負天子、尚念及兒

女耶、亟揮之曰、去毋亂我厥明、大清兵入、二公冠帶坐堂上、大清兵望見以為神、不敢入、乃發數千人圍留守署、執去見定南王孔有德、有德曰、公閣部耶、好閣部、留守曰、汝王子耶、好王子、有德箕踞地上、顧曰坐、留守曰、我不慣胡坐、有德肅然起、且揖之、見同敞曰、汝何人、左右命之跪、敞大罵曰、汝非我毛姻家僕耶、提溺器時、誰為汝跪、有德大怒、厲聲曰、吾大聖人之後也、敞曰、汝等已為犬羊、辱侮先聖、罪當死、有德氣咽、直前批其頰、旁武士或牽項、或以刀背斫足、强作

跪狀、敞大罵不屈、牽去、將斬之、留守正色叱曰、張司馬、國之大臣、不得無禮、死則吾同死、有德素重留守、怵然、遂止、因曰、某年二十、起兵海上、横行山東、南面稱孤、後為大清將、賜號稱王、擁衆數萬、任以南方之事、富貴如此、公今日降、明日亦然、語曰、識時務者呼為俊傑、大清自甲申乘闖賊之亂、闖入中國、五年之間、南北一統、至一縣縣破、至一州州破、天時人事意可知矣、公守一城、得天下數年於茲、屢挫强兵、能已見於天下、尚復誰為、何不禆禍為福、建立非常、以事

明者事大清、毋愛不富貴、從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
留守曰、汝為丈夫、既不盡忠本朝、復不能自起逐鹿
稱孤、未幾甘為　人鷹犬、俊傑固如是乎、尚得以時
務富貴、欺天下男子耶、昔太康一成一旅、恢復光武
十八年中興天時人事、豈汝所知、且本閣部無功德
異能、荷本朝大德、位三公、兼侯伯、常願殫精竭力掃
清中原、今大志不就、自痛負國、雖刀鋸湯鑊、百死莫
贖、尚蒙死求生於腥羶中、逐臭耶、一死足矣、毋多言、
有德知不可屈、愈欲降之、總督叱曰、痴韃子、豈有天

朝大臣降人者耶、有德愈重之、館兩人於別所、防禦甚嚴、而供帳飲食、如上賓禮、留守日與總督賦詩、慷慨賡和、大清臬司王三元、蒼梧道彭爌、皆留守里人、有德使說以百端、不應、復進曰、國家興亡、何代無之、人生若朝露、何自苦如此、公可薙髮為僧、自當了悟、為世人所不能為、豈僅僅守拘儒之節哉、留守曰、僧者降之別名也、佛即聖人、聖人人倫之至也、未識人倫、何為了悟、徐賦詩與張相倡和、見浩氣吟王彭二人見其至誠、喟然曰、此正經人、不敢復言、

會留守遣死士遺焦璉書極言清兵羸城中空虛狀勸璉宜亟提兵至桂林且曰中興大計毋以吾為念邏卒得之以獻有德大恐閏十一月十七日晨請二公留守方食食徹與總督振衣出謂總督曰我兩人多活四十一日矣今事畢總督曰快哉行也今日獲死所大清士卒皆為泣下二公顏色不變徉徉如平時總督藏白網巾於懷至是服之曰為先帝服也將服此以見先帝至獨秀山下留守指曰一生只愛泉石願死於此整衣冠爭就刃俱被殺時日色無光大

雷冬發遠近士民皆為流涕同被難者旗鼓陳希賢

錦衣衛楊芳齡家人陳祥

先是初三日留守知桂必不守遣坐營制勝將軍徐

高賫印謝表赴行在道阻匿陽朔山中大清兵攻猺

獞獲之至是亦同殉難

滇營一卒怨總督剜其心食之有德怒戮之於市

阿達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馬交麟、[illegible]殺、雅重留

守、命以蘆席覆之、加土於上焉、越三日、侍御姚端留

守門下客楊藝入王邸謁殮兩公、啟視留守双血在

頸、身首不殊、而猶如生、兩人撫而哭之曰、忠魂儼在知吾等殮公乎、忽張目左右視、楊撫之曰、次公子未見耶、長公子失所耶、目猶視、端叩首曰、吾知師心矣、天子已幸南寧、焦侯無恙、目始瞑、遂具衣冠殮、淺葬兩公於風洞山之曠地、姚端築室其旁、同清凝上人守墓不去云、

留守孫翰林院檢討昌文、於十月遣人入行在辭世襲臨桂伯爵印、即陳桂林不可守狀、聞警辭朝、同南大司　魯可藻御史朱由榤間道而上、阻山中、次年

四月為叛將、王陳策扶之以出、至梧州、大學士方以智為僧在大雄寺、聞昌文將至、謂大清將馬蛟麟曰、瞿閣部今古無兩、其長孫來、汝能以德綏之、義聲重於天下矣、蛟麟以為然、厚遇之、

浙人、魏元翼以墨吏黜、心恨昌文、譖於大清、將執之至桂、將甘心焉、未至一日、元翼室中鐵索鏗然、繞屋有聲、元翼伏地請罪、忽吳語曰、汝不忠不義、乃欲殺余孫耶、元翼叩頭乞緩三日、少畢家事、忽又楚語曰、此不義奴、殺之矣、問焉、九竅流血而死、

後孔有德疾、遣將禱於城隍、恍惚見宮詹司馬四大字、入殿、見總督南面儼然、大驚拜歸以告、有德大駭、供雙忠神於鐵佛寺、昌文適至、有德因厚禮之、

後昌文遂遷留守柩於明月洞、清凝亦遷總督之柩與夫人合葬焉、

總督無子、惟一女適兵部主事吳重義、清凝改葬之晨、而女之夫婦適至、人謂忠義所感云

清凝上人、陽羨人、真識不談禪、能急人難、從余入粵、留守愛而禮之、桂陷時、適在昭平、同留守次子玄錆

崎嶇赴難走至永安州遇兵玄鑰失於路清凝倉皇入桂林而留守已没清凝結菴於墓側朝夕焚禮種蔬自給衣食時缺終依依不忍去云

玄鑰有至性三月航海覲親艱苦備嘗至十月始至粤西萬里尋親不獲一見可哀也已或曰已死或曰入滇不知所終

逸史氏曰士生亂世不能為馬革裹屍亦當肆諸市朝余乙酉詹世勳不能死我丙戌仇人不能死我戊子己丑虎狼盜賊不能死我庚寅辛卯刀槍

劍戟不能死我是世之、成世有黃祖輩否耶國可滅史不可滅一死甘心矣

天南逸史終

是書自魯監國以下種入明季稗史然東明聞見錄亦題瞿共美之名疑共美所撰者名其所聞見錄他人所著唐王事蹟一一合編之故疑其天南逸史也